



岁时笑

新年好事实次第来

郝岚

朋友和我分享了她一个故事：小时候在幼儿园，表现好就会得到一张小贴纸，奖励吃饭没有掉饭粒或上学没有哭，诸如此类。为了得到小贴纸，她每天都忍住眼泪、大口吃饭、好好洗手。奖励的小贴纸时多时少，她的心情随之时阴时晴，但因为每天都盼着能多得小贴纸，因此上学特别带劲。有一天，放学回家路过卖文具的地摊，妈妈直接给她买了一大包贴纸，比老师发的还大、还美。那天晚上，她先是兴奋，之后是失望。因为，她突然对第二天老师的奖励没那么热切了，对上学也没那么积极了。她说，她后来甚至有点埋怨妈妈的慷慨。

假设每个人新年愿望清单的总和或一生得到的全部奖赏——金钱、荣誉、地位及一切期待的东西，总量就是那包地摊上买来的贴纸，你是希望尽快一次性得到，早早“刷透”知道数量，还是通过一些“游戏规则”，慢慢获得，让过程起起伏伏，让日子有滋有味呢？别人的想法我不知道，但我想要的是后者。

华裔美国科幻作家特德·姜有一篇短篇小说《商人与炼金术士之门》，炼金术士发明了神奇的门，“秒门”可以让使用者与现实只相差几秒钟；“年门”的门洞两边相差足足20年。小故事里的各路人物出出入入，总想改写人生剧本，但最终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都没有因时间机器的存在而改变。故事叙述者说，假设我们的人生是讲述的一个个故事，“那么我们既是故事的聆听者，又是故事中的角色。聆听这个故事并扮演故事里的人，我们最终才能从中得到教益”。作家将时间旅行故事的多种递进性假设，与《一千零一夜》故事套故事的结构嵌套在一起，虚构了一个在不能改变命运的世界里人如何通过更深刻理解过去而抚平创伤、获得意义的故事。

科幻常常是一场思想的理性实验，验证命运尽管有多条岔路和可能，但似乎最终总是只有唯一的自洽组合，那么，我们作为人的能动性就应该体现在过程中。对未来的愿望，我们当然都想急于落实，也想赶快兑现心愿清单，但是如果你看长远，期待的不仅仅是新年最终的结果和“岁功”呢？

常有个送报的学生来，把报纸从门缝塞进去。后来才知道，那咳嗽是暗号，报纸里夹着的是城外打仗的消息。原来，最家常的“和合”底下，也曾滚过那样的惊雷。这个弄堂是老上海情调的安居梦，也是隐秘的地下斗争地，承载着红色革命与市井生活的双重记忆。

近百年过去了，弄堂依旧鲜活。家家户户门口蒙上了统一的洗手池与洗衣机，五颜六色的衣服挂满小巷，不管谁家油锅刺啦一响，空气里便会炸开一股霸道的荤香。

这味道，让一些老居民记忆深刻。以前，在对面淮海电影院看完一场电影，远远就能看见自家弄口升起一团烟雾，烟雾里飘出焦香。那是一口黝黑油亮的煎生煎馒头的大铁锅，等煎得火候差不多了，老师傅打开锅盖，拿铲子轻轻一拨，猪油混着葱的气味恰到好处。暮色中，站在弄堂口与朋友分食一两汁水丰盈的生煎馒头，这唇齿间真实的烫与鲜像一根钉子，把人们与这湿润的现实牢牢地钉在了一起，像是市井生活扎向土地最有力的根须。



事事如意（中国画） 敬之



我想象一幅画：假设一年的斩获或者一生的所得是一幅画，它必须是山水长卷。因为只有山水才能表达人生起伏和微不足道的细节，只有长卷能容纳这么长的时间跨度。这一画卷内容体量巨大，带着无可置疑的时间性，其实已经超出了观看者个人有限的视野。若想看到更多，就不可能像看写实油画那样看：作为框中绘画，传统油画的焦点透视是观察者定位不变的，它有边界，是片段截取，描述某个瞬间，从而呈现全部底细，让观众一览无余。

然而，传统中国画长卷的观看方式很有趣，很像人生，你不会一下子看到你这一年全部的运势：起伏山

峦、深暗幽谷，你只能一点点展开：从右至左铺开一截，进入画面，然后右手不断卷起，左手缓缓打开——“过去”在收拢和隐藏，“未来”在展开和期待；山水的下一程你永远都不知道，长卷里总是藏着一点期待、神秘、惊喜、慨叹或者疑惑……远观的时候层峦叠嶂，近看的时候松针分明，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其核心是对时空距离的把握，拉近了看还是推远了看，随你！无论是画者还是观者，都有对时间性的沉思，画画的人描绘了山水的荣枯节律，赏画的人想饱览全局则必须花时间一点点看，急不得。因为画卷在连续性展开，让观众因为相对运动而有似在画中游的错觉。如果

排数增加，层高也被精心计算过。这里的房屋格局紧密，门挨着门，窗对着窗，弄堂宽度也很窄。因建筑密度较高，午后时分的太阳也没让弄堂敞亮起来。

当桃源坊还未在图纸上孕生时，一堵之隔的渔阳里6号，一幢两层砖木结构小楼里已经聚集了一批改变中国命运的年轻人。而此刻，站在桃源坊拥挤的弄堂里，这种空间的邻近让历史有了温度。

重回淮海中路，继续西行数十米，另一扇敞开的黑铁门后，是乐安坊的入口。乐安坊的气息与桃源坊不同。乐安坊的弄堂更为宽敞整洁，路面是重新铺设过的平整地砖，干爽洁净。两侧清水红砖墙得到了较好的维护，在阳光下呈现出温暖的赭红色。这些应是社区统一规划的成果，营造出温馨现代的公共氛围。

乐安坊建于1925年，早于桃源坊。当时的建筑设计尚不必对后来那样的土地压力，因此得以保留更从容的弄堂尺度。这里的墙面是另一种叙事。没有彩旗般的衣物，取而代之

上海的心跳在弄堂

赵晓娟

进淮海中路。市井之声“轰”的一下涌回来。而我知道，前方不远处，在更为稠密的人流之后，我将要叩访另两处石库门里弄。

桃源坊与乐安坊像一对性格迥异的兄弟，伫立在淮海中路繁华的背阴处。桃源坊静静地藏在光明那热腾腾的香气背后。它诞生之时，上海的地皮已日益金贵，建筑师得在有限的地块上将居住单元最大化。于是，每幢楼的占地面积被压缩，联

保卫孙中山

次日，“万象”号商轮再次起锚，毫不犹豫地向目的地进发。经过三天的海上漂泊，于1月20日夜到达上海黄浦江。船停泊于江心，吴石站在轮船的甲板上，贪婪地眺望黑幕下的上海滩和沉沉的夜空，突然感到世界是那么神秘与广袤，他在心底里突然发问：世界于我是何物？他这时并不清楚黄浦江将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停泊点和起始点。16年后，他也是从这里起程赴日本留学，开始人生的又一次出发，那是后话了。

1月21日一早，在轻柔的晨雾中“万象”号商轮靠岸。到了，目的地到了，学生军成员纷纷跳出船舱，涌向甲板。小军人们向码头欢迎的沪军都督陈其美及幕僚行礼，陈其美与站在前排的学生军一一握手，对学生军殷勤慰问。就这样，学生军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目的地，在上海安营扎寨。吴石从此也与上海结下缘分，他人生的一些重要活动都与上海相联系。

1月的沪上分外寒冷，雪花飘飘，寒风阵阵。这对于习惯福州四季暖和气候的吴石来说是一个考验。他的脸颊被冻得发红，他感到与温和的南国相比，上海太冷了。后来，他在自传中回忆道：“南北气候迥异，余乍离乡土，与冰雪周旋，觉寒不可耐，甚以为苦，然志不稍衰，寝久亦习惯矣。”

强烈的保卫共和的愿望支撑着他。半个多月过去了，在长官的鼓动下，学生军情绪高涨，个个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纷纷请求北上杀敌。这时和议告成，清帝逊位，原本明朗的形势顷刻发生微妙的变化。沪上的学生军接到南



冷月无声 吴石传

郑立著

京临时政府陆军部的指令开拔前往南京，闽浙两省北伐学生军合编为陆军部入伍生团，直接归南京留守司令黄兴指挥。他们一面训练，一面担任南京警卫。吴石被编在第二营。入伍生们年轻气盛，上操上课都很兴奋，每次操练回到驻地原江宁府衙门，昂着头，张着嘴，高唱军歌《四季开军乐》。这些从军的年轻人何等慷慨、何等单纯可爱！吴石参加学生军，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要像黄花岗烈士那样为共和而战，去打仗，去北伐，死了也光荣；如果不死，还有希望进入陆军学校，将来当一名正式军人。

入伍生阵容壮观，雄壮威武，受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赏识，获拱卫于临时大总统之侧的殊荣。孙中山先生亲往京郊明孝陵祭奠时，该队随从前往。

1912年2月15日，南京城风和日丽，迎来一个重要的庆典。为庆祝清帝逊位、南北统一，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率文武官员祭祀明太祖朱元璋。

吴石接到了为孙中山大总统担任警卫的任务。他既兴奋又紧张，心怦怦直跳。从挑选的人员来看，吴石意识到

你把长卷错误地从左至右首先打开，那看到的首先就是尾声的大结局，山水画面可能变得非常乏味，即使繁复你也不明就里，会缺失了诸多乐趣。

德国戏剧家莱辛也许不知道中国书画的长卷，所以在《拉奥孔》中讨论造型艺术与文学的区别时，认为绘画和雕塑更多是在空间中分布的艺术，因此是共时性的：视觉物体对它的观者而言都是同一时间被共同感知的。如果莱辛那时候知道长卷书画的展读法，大概会对时间性有其他理解。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想象新的一年或我们的一生是一幅画，那我们既是长卷的描绘对象，也是这幅画的观者，就像特德·姜小说里说的那样：既聆听也扮演，做观察主体也做客观对象，是非常有趣的。因此，对新年的期待，也许可以放下想要算计心愿达成的多寡，最终的输赢或者竞争的考量。当它是一幅山水画卷时，你会知道每个阶段都有妙处：有时候丰赡，有时候枯淡，但要点是有起伏才有韵致，不是一览无余、一蹴而就，而是或急或徐、或陡或缓。即使心愿没有达成，画面有留白的时候，观者也能体会出“淡如秋水闲中味，和似春风静后功”的意境。所以，慢慢修炼，用时间，看长远，沉住气。

杜甫去江畔寻花的时候，小心翼翼地念叨“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他是说，花枝上的花苞不要一并全开啊，那样很容易就“花尽老相催”了，嫩嫩的花蕊啊你们有商有量地、慢慢细细地开吧！这才真是爱花人。因为爱你的人，会盼望你的日子总是生机勃勃，且长久。

即将到来的马年，让“马上……”成了新年寄语的标准开头，可我不希望自己立刻拥有全部愿望清单上的条目；我也愿你的未来绵绵用力，有次第花开的繁盛，有分期兑现的幸福，新年好事实次第来。那样，有趣的画卷自会徐徐展开。

的彩绘卡通图案，配着“和谐邻里”之类的标语，宣传栏里的一切都显示出一种被精心管理和维护的秩序。

弄堂深处的一小片公共区域，几位老人坐在那里安静地下棋。一局终了，观战者才注意到背着相机的我，说：“你们年轻人现在都那么喜欢看老房子。其实我们乐安坊没啥好看，真要拍照，不如去隔壁桃源坊，那边原生态。”他说“原生态”三个字时，带了点戏谑的腔调。

“桃源坊乱！衣服晾得像联合国，走路要侧着身，不如我们这里清爽！”下棋的老人开口了。“就是太清爽了，没味道。”又有人说。“你要啥味道？油烟味道啊？”“生活味道呀。以前我们弄堂也不是这样的，改造完好看是好看，也有遗憾的。”“桃源坊居住环境是挤，但闹猛呀。”他们的话像碎纸片，零零落落，拼凑出两个坊的不同质地。乐安坊的整洁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代价；桃源坊的拥挤是一种窘迫，也酿出别样的亲密。

上海弄堂，有的像沉默的收纳者，收藏着具体而细微的生存重量；有的像端庄的守护者，既有柴米油盐的踏实，也有对往昔风华的挽留。它们以各自的话语诉说着那些沉重或轻盈的往事。而车水马龙的主干道是永不停息的河，从它们身旁流过，带走了时间，留下了故事。

大地的语言

丁惠忠

风，占领了大地。寒风挟持持刀，追逐所及之物，那股透骨的劲让人很难躲避。它撞上一面墙，不甘于被拦截的啸声从两楼之间狭窄的通道发出，如受惊的兽“呜呜”吼叫。

一阵风弹起，折返去了别处，另一阵风补上，没有一丝空隙。

风爱玩耍，常去原野，在宽阔的地方肆意奔腾。倘若风找到一处好玩的空间，比如一块平铺千亩的冬小麦地，就会落脚缓一缓，捎上几句话再走。风见到碧绿青嫩的麦叶，就在麦地里减速，似乎在感叹，庄稼并不像自己那样一路飞驰，而是居有定所、向下扎根，有的干脆在地下结出果实。风肯定知道庄稼的品性是美丽的，庄稼一直默默地为人类奉献。

透出泥面的麦苗，点头与风打招呼，麦苗理解风的艰难。风总被人看作冰冷的存在，但风的心里有一面明镜，看得懂冬天气里庄稼的情谊，它清楚还有更多的种子没有下地，种田人都在等自己走过这一路路途，好让更多种子推着风入泥土。

接着，风趁势而去，遇见一方水域卧在庄稼地边上。河水清澈，荡荡悠悠，想将江南俊俏的山水模样捎去北方。于是，它暂停脚步，脱下一身衣裳，覆盖于河面。一夜间，风把水变成冰，那层透明的薄冰白得跟风似的。

冷风总有一天会离开，这是大自然立下的规矩。一年一个轮回，不多不少。

雨，从凛冽的风中抽身，将风逐渐稀释。村路旁泥土水坑的冰凌，在暗夜里化成一洼小水潭。

雨丝洒在农家屋前稠密的黄杨树篱笆和河畔的柳树上。远处的森林里，一枝一叶饱透着盈盈的水汽。

种田人忙碌起来了。他们取出上年留下的稻谷、玉米、花生等农作物种子，仔细挑拣一遍，有时用簸箕、筛子剔除颗粒萎缩的，剩下颗粒匀称又饱满的种子。同村的晓依哥跟我说，自留地上的青菜、芹菜、黄瓜、番茄等蔬菜是必须要种的，甜瓜、西瓜、橘子、桃子等水果也要种上一些。那些细小而形状各异的种子被分别捆扎于袋里。哪天春雨停歇，出了太阳，种田人赶紧将种子袋摊开，晒上几小时，就可以落泥下种了。

春雨滋润的大地渐渐膨胀开来。晓依哥脚踏季候出手，他翻开受过冰冻的土壤，土壤地气足而肥沃，迅速将一粒粒种子播下泥土。

这样的春雨里，晓依哥和村庄里的种田人最忙碌。他们大干一场，不消时日便撬起大地的满园春色。

种田人是崇这座岛屿的儿子，我也是。在它千余年的岁月里程里，属于我的只是微小的一段岁月。早年，我远去几千里外的他乡工作，岛屿变得若即若离，那片绿野，镶嵌在大地上的绿野，时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前些年，我回到上海。我在市区上班，岛屿成了我的老家。入海口的长江上架起了隧桥，从此我上班的路途缩短了，小岛也“上岸”了。

由此，岛屿有了新的内涵，因来客众多而更丰富和迷人。一个地方最待见人的，可能在春讯溢出的地气，踩上泥土方觉大地的丰厚；抑或凉夜的明净月光，使你枕一梦秋声；还有，东滩湿地自北方迁徙而来的雁群，那一阵阵的渔歌。

我在岛屿上有一处房子。总会有一天，我回到那里待的时间会长些，迎接孩子们回来；我或许还会写下几篇关于大地的笔记，有关温暖四季，人来人往、大地的语言……

离职前夕，黄兴于1912年5月发布训令：“诸生青年爱国热忱，志愿纯洁，殊属可爱，国家应予培植，蔚成军事人才。兹奉命先行资遣回籍，以待后命。”

不到5个月的第一次军旅生活草草结束。吴石只得从军中领取了16块银圆，告别金陵，沿着水路回到福州，开始人生的第一次等待。

等待何时能够结束，他不得而知。一时焦虑、迷惘的情绪滋长于心。

1912年秋天，经过几个月焦急的等待，吴石像盼望星星盼月亮一样盼到了军部的通知。虽说只是一纸公文，却是开启他人生的一扇门，他要入学了。他兴奋地北上湖北，来到武汉，如愿以偿地进入武昌预备军校。军校生活在一般人看来艰苦有加，但对于一直过着紧巴巴日子吴石来说，衣食无忧，不啻是进了天堂。衣服由学校当局发给，吃了是四菜一汤，每月还享有2元津贴。有了津贴，购买信纸、书籍和牙粉等日常生活用品也不用发愁了。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吴石觉得自己如同进入了一个享用的世界，不愁吃，不愁穿，伸手要做的只有学习功课。吴石心里有了明确的目标——要学出样子来，做一个真正保卫国家的军人。于是，他一头扎进书堆里，如饥似渴地学习；一丝不苟投入军训，力求完美地完成每一个动作。每天凌晨4时半，他在沉沉的黑幕中起床，稍后就出现在操场上。在两年的学习中，几乎没有间断过。

时局处于动荡之中。吴石不仅关心学习、用心领悟，而且也和别人一样关注着时局的变化。

校园并不是一方与世隔绝的净土，时局变化的点点滴滴像风一样吹进校园。有预谋的宋教仁被刺案很快成为这些爱国学子议论的热点。

(四)

连载



连载广告

刊登内容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电话：021-22898598